

人間喜劇

古物陳列室

巴尔扎克著·高名凱譯



外省生活之場景

(AG41/6)

820(52)
771549
2

人 間 喜 劇

古 物 陳 列 室

(競爭二部作之二)

外 省 生 活 之 場 景

巴爾扎克著 · 高名凱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1 ·

人間喜劇
古物陳列室

Le cabinet des antiques

原著者 H. de Balzac

翻譯者 高名凱

《本書根據法國巴黎 Albin Michel 書店出版的巴爾扎克全集譯出》

* *
*

有 版 權

1948年9月海燕第一版上海印0001—1000冊

1949年11月海燕第二版上海印1001—3000冊

1951年9月新一版上海印3001—4500冊

書號 (239) (V 1 10) 定價 7.600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上海中央路二四號二樓)

光藝印刷廠承印

* *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獻給

土耳其帝國史著者奧地利王室參贊漢穆爾——蒲爾格斯特爾男爵先

生

親愛的男爵，

您對我這冗長而廣闊的十九世紀法蘭西風俗史有這樣強烈的興趣，您曾經這樣的鼓勵過我，您簡直是給我權利來把您的名字附在這部歷史的一個片段之上。您不是精細而勤學的德意志的一個最爲認真的代表嗎？您的讚譽不是可以引起其他的嘉許而保護我的功業嗎？我是這樣的因此而驕傲，我甚至於努力想用您在您的研究和您那可以給文學界建立紀念碑的探討中所有的勇氣來繼續我的工作，因而能够受您的稱頌而無愧。您所認識而應用在最爲顯著的東方社會的研究上的苦工，您對這種苦工的

同情常常支持我的勤勞，讓我去探究我們近代社會的細節。您，您這可以比擬我們的拉方登的天真的作家，您知道了這情形，不是要快樂嗎？

親愛的男爵，我希望我對您和大著的尊敬的表證能够在鐸布林找到您，我希望您的一個最爲誠實的崇拜者和朋友能够在那裏回憶到您和您的家屬。

得·巴爾扎克。

目次

一	兩個沙龍·····	三
二	惡性的教育·····	二六
三	初入人世·····	三五
四	美麗的莫夫利額士夫人·····	七四
五	齊斯納爾救援德斯格里昂·····	一〇
六	外省的法院·····	一三
七	豫審推事·····	一四
八	法律的爭鬥·····	一五
九	門戶不當的婚姻·····	一七

一 兩個沙龍

法蘭西一個不重要的行政區裏，城市中心的一條街道的角落上，有一所房子；不過，我們應當在這裏把這座城市和這條街道的名字隱了起來。每一個人都會了解這不得不加以謹慎的聰明的動機。一位作家在敘述同時的故事時往往是觸到了許多創傷……這所房子叫做德斯格里昂公館；但是我們應當記注德斯格里昂這名字不過是虛構的而已，並不比喜劇中的柏爾發爾，福羅里古爾，德爾維爾，小說中的阿達爾柏爾或蒙布勒斯更近於事實。總之，主要人物的姓名也都要給他們換上。這裏，作者要搜集許多矛盾的事情，錯誤的層數，而在一堆不像真實的無稽事物之下隱蔽事實。但是，無論他如何的掩飾，事實總要永遠的顯露，正如一棵沒有澈底拔除的葡萄樹還要在耕耘過的葡萄田中長出許多有生氣的細芽一般。

德斯格里昂公館其實只是一個名叫卡羅爾·查禮——馬利——維克多爾——安幾的老紳士所居住的房子；紳士就是德斯格里昂侯爵，也就是格里昂侯爵，如果依據古代的街頭來稱呼他的話。城裏的商人和中產階級

都用諷刺的口吻管這住宅叫做「公館」，所以二十年來，大部分的居民終於也嚴肅的用德斯格里昂公館這名稱來指示候爵的房了。

卡羅爾這家姓（迪埃利兄弟會把他寫作迦羅爾）是當年一位南下征服高爾民族的北方民族的強有力的領袖的光榮的姓氏。卡羅爾家從來沒有在國王、教會或財政之前低頭屈服過。從前，他們曾經奉命防衛邊法蘭西的馬爾赤，他們的衙頭同時是責任，又是榮譽，不是一種有名無實的假衙頭；德斯格里昂來地總是他們的產業。外省的真正的貴族，兩百年來被宮廷所忘卻，然而卻是純粹不雜的，卻是各階級的君主，卻是神明一般的受到本地人民的敬重，好像治療牙病的聖母一般。這個家庭之保存在外省的僻處就好像凱撒的橋樑焦木樁之保存在河流的深處一般。一千三百年之中，這家族的姑娘多半都是沒有嫁資的出嫁，或是到修道院去當修女；這家族的幼房後裔總是接受他們的母系的世襲，有的當了兵，有的當主教，有的和宮廷聯婚。一位德斯格里昂家的幼房後裔當了海軍上將，封為公爵和世卿，而沒有後嗣的死去。長房的領袖德斯格里昂侯爵從來沒有想過要接受公爵的衙頭。

「我要保持德斯格里昂的侯爵領地，就好像國王要保持法蘭西的國家一樣，」他對呂英元帥說。那時候，元帥在他眼中只是一個非常渺小的同伴。

請您注意，在亂世的時候，頗有不少斷頭的德斯格里昂。這高貴而驕傲的純粹的血統一直保存到一七八

九年。現今的德斯格里昂侯爵並不遷移，他得防衛他的馬爾赤鄉。下人對於他的敬重使他能够在斷頭臺上留下他的頭顱；但是短禪黨的仇恨是相當劇烈的，使他不得不藏匿了起來，讓人以為他是遷移了。在民衆主權的名義之下，地方上的人並不尊重德斯格里昂的土地；森林被政府售賣了，雖然侯爵個人曾經聲明過自己的產權。那時候，侯爵正好四十歲。侯爵的妹妹德斯格里昂小姐那時候尙未成年，她以家中年青總管爲媒介保全了一部分的采地；總管以女主顧的名義請求預先瓜分遺產。共和政府的清算就撥給她別宮和一些農場。忠實的齊斯納爾不得不用自己的名義拿侯爵所給他的金錢去買回他的主人所特有的一些部分，例如教堂、教士的住宅和別宮的花園。

遲緩而快速的恐怖時代的流年算是過去了，曾經博得本鄉敬愛的德斯格里昂侯爵和他的妹妹德斯格里昂小姐一同回到別宮來居住，因而能够整理他的前任總管（現任法律公證人）齊斯納爾給他救護的產業。但是，不幸得很！劫後空無所有的別宮在這個失去一切有用的權利，森林被分割，只能夠從殘存的土地中收到九千佛郎的業主看來，不是太空虛，太費錢的嗎？

一八〇〇年十月，法律公證人帶領侯爵回到舊日的封建的別宮裏來。他看見侯爵一動也不動的楞在天井的中央，填平的水溝的前面，瞧着他那削得和屋瓦一般高的護欄，不禁生出一道深遠的傷感。這位佛蘭克人（註一）冷靜的輪流的看着天空，又看着當日的高特式塔樓的美麗的驗風機所在的地方，好像要問上帝道

社會的變遷的原因似的。只有齊斯納爾一個人懂得侯爵的苦痛，那時候侯爵叫做卡羅爾公民。這位偉大的德
斯格里昂一聲不響的楞住了好久，他從空氣中吸入了祖產的氣味，而吐出了幾口最爲悲哀的嘆息。

「齊斯納爾，」他說，「讓這些紛亂過去了之後，我們可以再回到這裏來；但是，除非平定了之外，我不會到
這裏來居住，因爲他們不許我在這裏恢復我的徽章。」

他指着別宮，轉過身來，重新騎上馬，送着坐法律公證人的破舊的柳木車來的他的妹妹走。在城裏，德斯格
里昂公館不存在了。這高貴的房屋已經被人拆毀了，在他的地基上已經蓋上了兩所製造廠。齊斯納爾律師用
侯爵所有的最後一包金路易去購買廣場角上的一所舊房子，這房子有尖形的屋形，有驗風機，有塔樓，有鴿籠，
這裏是當初的貴族的法院，後來的初級民刑審判廳，是屬於德斯格里昂侯爵的。花了五百金路易，購得國家財
產的人也把老舊的大廈送還給合法的業主。也就是因爲這個道理，人家就管這所房子叫做德斯格里昂公館，
一半是嘲笑的口吻，一半是嚴肅的稱呼。

一八〇〇年，一部分被迫遷移的貴族回到法蘭西來了；在厄運的簿冊上除去姓名是相當容易的。第一批
回到城裏來的貴族之中有一個諾瓦斯特男爵和他的女兒；他們都窮了。德斯格里昂先生寬厚的給他讓出一

(註一)於第五世紀侵略高爾民族的日耳曼人，侯爵是佛蘭克人。

個避難所，而兩個月之後男爵也就在這裏悲愁的死去。諾·瓦斯特小姐年紀二十二歲。諾·瓦斯特一家有最純粹的貴族的血統，德斯格里昂侯爵娶了她，希望能夠繼續他的家統，然而她卻在生產期間死於庸醫之手，非常慘痛。給德斯格里昂家留下一個兒子。可憐的老年人（雖然那時候侯爵只有五十三歲，生活的顛沛和焦心的苦痛每年都給他不只十二個月的時日）這位老年人就這樣失去了晚年的歡樂，看着人類最美麗的一個女郎，一個恢復十六世紀的女人的溫存（現在只可加以想像）的貴婦與世長辭了。他受到了一個可以回響在生命的一切時刻上的打擊。站在床前幾分鐘之後，他就吻着好像聖女一般又着雙手，躺在床上的他的妻子；他取出了他的鍍，打毀了鍍輪，把他掛在壁爐上。這時候正好是午前十一點。

「德斯格里昂小姐，讓我們祈禱不再叫這時刻給我們這一家帶來不幸。我伯伯主教先生是這時刻被殺的，我父親也是這時刻去世的……」

他跪在床邊，把頭靠在床上，他的妹妹也學着他。一會兒之後，他們倆又爬了起來。德斯格里昂小姐滿臉流淚，老侯爵用乾涸的眼睛瞧着孩子，臥室和死者。在佛蘭克人的固執的秉性之上他又加上了基督徒的毅勇。

這事情發生在我們這一世紀的第二年。德斯格里昂小姐年紀二十七歲；她是美麗的。一位生在本地地的暴發戶，富有六千厄古年收的共和政府的軍糧商人居然能够在克服許多困難之後叫齊斯納爾律師對德斯格里昂小姐談到他的婚事。兄妹兩個人都一樣大膽的發怒。齊斯納爾頗為失望，因為他讓古瓦西埃先生敗壞了。

自這一天起，他不能夠再從德斯格里昂侯爵的言行裏找到可以變爲友誼的愛撫的恩情。從此之後，侯爵就用報恩的方式來對待他。這種高尚而真實的報恩使法律公證人生出了永遠的苦痛。他是一位良心高卓的人，在他看來報恩是一種龐大的付給，他寧可要可以產生調和思想靈魂的契合的溫和而平等的情意。齊斯納爾律師已經嚐味過這種光榮的友誼的快樂；侯爵已經把他抬到和他同樣的高。在這位高級的貴族看來，這位好好先生的地位是在孩子之下僕從之上的，他是一位自發的盡忠的家僕，用一切的心靈的聯繫而歸附於主人的奴隸。人家不再跟法律公證人一塊兒打算，雖然總用不斷的真情的交換來補償。在侯爵眼裏，齊斯納爾的法律公證人的身分是毫無意義的，他覺得她的僕人不過是打扮成一個法律公證人的樣子而已。在齊斯納爾眼裏，侯爵是永遠屬於神聖種族的一個人；他相信貴族，毫無愧色的回憶到他的父親曾經開着客廳的門，說道：「侯爵大人，預備好啦。」他並不是因爲信仰，而是因爲自私而忠實於這個貴族的家庭，他把自己看做就是這家庭的一分子。他的悲哀是深遠的。他居然敢於對侯爵說到自己的錯誤，雖然侯爵防衛他：

「齊斯納爾，」老貴族用沉重的聲調回答他說，「在國家混亂之前，你不會說出這些謊謬的建議。新的規律到底是些什麼呢！他就這樣的把你弄毀了！」

齊斯納爾律師是全城所信任的人，他頗爲人所重視；他的誠實，他的財富使他變成重要的；從此之後，他對古瓦西埃先生就有一種決定的厭惡了。雖然法律公證人不是喜歡抱怨的人，他卻使他的逆意適合於許多的。

家庭。古瓦西埃先生是個懷恨而能够二十年蓄意報仇的人，他爲法律公證人和德斯格里昂家心裏懷了一個隱蔽的重大的仇恨，正如外省裏所常遇到的一樣。這拒絕使他在外省人的眼裏失去了他的地位，他是來和這些外省人居住在一起，而要統治他們的。這是一幕真實的慘劇，他的效果立刻就可以讓人感覺出來。古瓦西埃又被一位老小姐拒絕了，他曾失望的追求過她。所以，他最初所有的野心的計劃就在德斯格里昂小姐的拒絕之下遭到第一次的失敗（他和小姐的結婚可以使他走進外省的聖日耳曼鎮）第二次所遭的拒絕使他大失聲望，他甚至於不容易維持他在城裏第二個社會之中的地位。

一八〇五年，本地一個最古的家庭的長房後裔賈路慈——居昂先生（這一家從前會與德斯格里昂家聯親）托齊斯納爾律師向德斯格里昂小姐求婚，德斯格里昂·瑪利——阿爾孟德——克禮爾小姐拒絕聽法律公證人說話。

「您應當得想到我已經是一位母親了，親愛的齊斯納爾，」她一邊對他說，一邊把她的姪兒放在搖籃裏安睡。姪兒是年紀五歲的美麗的嬰兒。

老侯爵站了起來，走到妹妹的跟前，妹妹正好從搖籃那一邊走了回來；他恭敬的吻着她的手；然後，一邊重新坐了下來，一邊找出話對她說：

「您是一位德斯格里昂家的小姐，我的妹妹。」

高貴的小姐發抖而哭泣了。侯爵的父親德斯格里昂先生晚年的時候曾經娶過路易十四時代封爵的一位司捐的少女爲妻。家裏的人都認爲這結婚是門戶不相當的可怕的婚姻，然而這並不重要，因爲他們只生有一個女兒。阿爾孟德知道這個。雖然她的哥哥對她非常好，可是他總把她看做外人，而這句話也正好給她說出了合法的地位。但是，她的回答不是這樣可敬的顯示出十一年來她所有的高貴的行爲嗎？因爲自從成年以來，她的每一個行動都是最爲純潔的忠實的記號。她對她的哥哥有一種崇拜的情意。

「我要一輩子當德斯格里昂小姐。」她直截了當的對法律公證人說。

「您不能夠有比這更好的銜頭。」齊斯納爾回答說，他以爲是稱讚她。

可憐的女郎臉部發紅了。

「你說了傻話，齊斯納爾。」老侯爵答辯說，他一方面頗爲老家僕的話所逢迎，一方面卻因爲這句話對於妹妹所生的悲哀而覺得苦痛。「一位德斯格里昂小姐可以嫁給一位孟莫蓮西；我們的血統沒有他們的血統那樣的混雜。德斯格里昂家的徽章是黃底而帶兩條紅色斜線的。九百年來，這徽章從沒有任何的改變過，和第一天的式樣一模一樣。從那時候起，我們的徽章格言就是：這是屬於我們的，這是斐烈腓！奧古斯督的爭鬪時所得到的，同時也得到了騎士的徽章，右邊是黃色，左邊是紅色的獅子。」

「在我的記憶中，我從來沒有遇過像德斯格里昂小姐這樣能够引起我的幻想的女郎。」布郎德說，和其他的事物相比較，近代文學最應當感謝他的這篇敘述。「說句真話，那時候，我是非常年青的，我是一個孩子，也許她所給我留下的記憶之所以能够有鮮豔的色調就是因為有這種引導我們到異常的事物上面去的稟賦。當我在公共運動場和其他的孩子一塊兒玩耍，看見她遠遠的帶着她的姪兒維克杜尼恩來的時候，我就發出一種可以支持電流在死人身上所產生的感覺的情感。無論我如何的年青，我總覺得我賦有一種新的生命。」阿爾孟德小姐有一種略帶褐色的金栗髮，她的雙頰蓋有一層非常精緻的纖毛，反射出銀色的回光，我特別喜歡站在對面來看她那被陽光照耀的側面形，也就讓我自己來對這一雙碧玉一般的美眸發出癡想，這是一對深思的眼睛，當他落在我身上的時候，我全身就不覺發起燒來。我裝着在她跟前打滾，玩耍，但是我卻想法子來到她那嬌嫩的前，靠近來欣賞。她那白軟的顏色，她那雅緻的臉紋，她那潔淨的額痕，她那瀟灑的纖腰，這樣的使我驚訝，我甚至於都沒有注意到她的嫩腰的風韻，她的額頭的美麗，她的完全的雞蛋臉。正如我這年齡所要求的一樣，我欽慕她，而不大知道到底是什麼緣故。當我的尖刺的眼光鉤起她的秋波，而聽見她用悅耳的聲音調（我覺得她的聲音比任何其他的聲音都有更大的音量）對我說：「小東西，你幹什麼？你爲什麼瞧我呀？」的時候，我就走來，我就縮成一團，我就咬着我的指頭，我就漲紅着臉，對她說：「我不知道。」如果偶然間她用她的白手探摸我的頭髮而問我多少年紀的話，我就跑開，回答她說：「十一歲！」如果我念讀「一千零一夜」而看見

一個王后或是一位仙女出現在我面前的話，我就把德斯格里昂小姐的臉紋和步伐附在他們的身上。當我的畫師叫我摹仿古代的头像的時候，我就覺得這些頭像是和德斯格里昂小姐一樣的裝束。隨後，當這些瘋狂的妄想一個一個的消失的時候，這位運動場上的男子們都忙着給她恭敬的讓出地方，一直看着她那飄蕩的棕色長袍在他們的眼裏失去影像的時刻爲止的阿爾孟德小姐，她就好像一個典型一般的空泛的留在我的記憶之中。她那雅緻的圓狀的身軀有的時候因爲風吹而生隆起，雖然有她那長厚的袍衫，我也能够重新找出她的形狀，這些形狀就回到我的年青的美夢裏來。再後，當我沉着的思索一些人類思想的神祕的時候，我相信我會回到我的尊敬的態度都是我對德斯格里昂小姐的臉孔和她的舉止所表達的情感給我感應的。道內中狂熱的腦袋之令人敬服的安寧，這動作的莊嚴，這神聖的盡責，這一切的一切都使我感動，使我自勉。孩子們要比一般人所相信的更爲容易被看不見的思念的力量所侵略：他們從來不跟真正有威嚴的人物開玩笑，他們受誠摯的溫存的觸動，他們受美麗的吸引，因爲他們是美麗的，因爲在同一性質的事物之中存在有神祕的聯繫。德斯格里昂小姐是我的一種宗教。現在，當我那瘋狂的幻想爬上一所中古時代的貴族宅第的螺旋形樓梯的時候，我總把阿爾孟德小姐描繪在那裏，作爲封建時代的女神。當我念讀古代的歷史時，她就在著名女郎的面目之下出現在我的眼前：她忽而是阿格妮斯，忽而是杜赤·瑪利，忽而是萬布里埃爾，我把她心中所消滅而從來沒有表示過的愛情借給她。童年時代的朦朧的幻想中所瞥見的這個天姿，現在卻回到我的夢境的煙雲